

钱穆先生著作「新校本」

錢穆

學子

箴

钱穆先生著作

[新校本]

学 籀

钱穆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学龠 / 钱穆著. —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 2016. 3
ISBN 978-7-5108-4227-6

I. ①学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治学方法—研究 IV.
① G79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35251 号

学龠

作 者	钱穆 著
出版发行	九州出版社
责任编辑	周弘博
装帧设计	陆智昌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	(010) 68992190/3/5/6
网 址	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	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	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印 张	7.875
插页印张	0.25
字 数	156 千字
版 次	2016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08-4227-6
定 价	45.0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學

籥

錢
穆

钱穆先生手迹



钱穆先生印·钱穆之印

新校本说明

钱穆先生著作简体新校本，经钱胡美琦女士授权出版，以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所编《钱宾四先生全集》繁体版为本，进行重排新校，订正其中体例、格式、标号、文字等方面存在的疏误，内容保持《全集》版本原貌。

《学籀》系钱穆先生有关治学之门径与方法的文稿合辑。原初由钱穆先生自收六篇，于1958年自印于香港。后在台湾出版《全集》时，将六篇中之《本论语论孔学》移至《孔子与论语》一书，保留原来五篇，并增入相关文稿七篇。

九州出版社

序 目

《略论孔学大体》	一九五六年十月
《本论语论孔学》	一九五六年八月
《朱子读书法》	一九五五年十月
《朱子与校勘学》	一九五六年二月
《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》	二十四年十一月
《学术与心术》	一九五五年三月

本书凡收文六篇。^①其第五篇成于民国二十四年，时北平各大学学生方发起一读书运动，来征文，原题名“近百年来之读书运动”。旧稿散失，数年前由友人自台北钞寄，兹易今名。其余诸篇，皆成于旅港以后，一九五五、五六年间。其第四篇，三十七年始作于江南大学，未经刊布，稿亦遗逸。

① 编者注：一九五八年初版时原收文六篇，后于整编《全集》之时，又增入同类之文七篇，并删去另见《孔子与论语》一书中之《本论语论孔学》一篇，而共为十二篇。

今所收，则旅港后新作也。自念少孤失学，年十八，即抗颜为人师。蛰居穷乡，日夜与学校诸童同其起居食息。常以晨昏，私窥古人陈编。既无师友指点，亦不知所谓为学之门径与方法。冥索逾十载，始稍稍知古人学术源流，并其浅深高下是非得失。然仅以存之胸怀间，亦未敢轻有所论述也。嗣后稍有撰著，而终不敢轻谈门径方法。良以人之为学，才性既不同，机缘复互异，从入之道，难可一致。自审所窥有限，岂宜妄有主张，转滋贻误。顷年逾六十，少壮所志，十不偿一；精力就衰，殆不能更有所深涉。而厕身师席，亦垂五十寒暑矣。平生微尚，所拳拳服膺，自以谓是者，举以告人，义亦宜然。古人云：“登东山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。”“观于海者难为水。”“取法乎上，仅得其中。取法乎中，仅得其下。”本书前两篇述孔学之大体，第三、四篇述朱子读书法。尼山、考亭，学之山海。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管窥蠡测，所不敢辞。第五篇时近俗类，堪资借镜。末篇乃当身感触，私所抱负，亦以附焉。倘有好学之士，取而为法，亦为学入门之一途也。因名之曰“学籥”云尔。

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钱穆自识于九龙钻石山寓庐

目 录

序 目 / 1

略论孔学大体 / 1

朱子读书法 / 5

朱子与校勘学 / 32

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 / 74

一 陈澧 / 74

二 曾国藩 / 86

三 张之洞 / 101

四 康有为 / 114

五 梁启超 / 129

学术与心术 / 147

学问之入与出 / 158

推寻与会通 / 179

谈当前学风之弊 / 197

历史与地理 / 219

我如何研究中国古史地名 / 229

李源澄秦汉史序 / 238

古史摭实序 / 243

略论孔学大体

昔人常言孔、孟之学，又言儒学，言汉学、宋学，经学、理学，皆重言“学”。而近人好言孔子思想、儒家思想云云。窃谓中国本缺纯思辨之哲学，故论思想必究其学术。若不问其学术所本，而遽求其思想所归，则子贡已言之：“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闻。”颜回亦有“虽欲从之，末由也已”之叹。今居二千五百年之后，而空谈孔子思想，鲜不能使人无单薄空洞之感矣。

孔子之学，惟颜回言之最尽，曰“博文”，曰“约礼”。博文之大者，曰“六艺”，曰“《诗》《书》”。孔子博学，执御执射，又曰：“我多能鄙事。”学而时习，皆游于艺之事也。近代科学繁兴，各项工技日新月异，然其为艺也则一。若使孔子生今日，决不目为鄙事而不习。清儒颜习斋论此最深至。此孔学之一途也。

然习斋矫枉过正，不轻习艺而过斥读书。其弟子李恕谷，

已悟其非。颜、李之学不能大传于后，亦习斋创议偏激，有以使然。子路曰“何必读书然后为学”，孔子已斥其佞矣。孔门教人读书，首重《诗》《书》。《诗》属文，《书》属史。不通文史而高论仁道，亦非孔学正轨也。

后儒博文之学，偏重《诗》《书》经典，而忽射、御实艺。汉儒如郑康成，宋儒如朱子，皆旷代大儒，亦文亦史，于书无所不晓。其他或偏文，或偏史，其博涉之程度有差等，要之皆有闻于博文之教。

“子以四教，文、行、忠、信。”博文必归于约礼，于是有朱陆之异同。象山、阳明，其于依仁、据德之教，可谓易简。然象山曰：“尧舜以前，曾读何书来。”又曰：“使我不识一字，亦将堂堂地做一个人。”则于孔门博文之训，仍不能谓无憾。

孔门四科，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。“颜渊问为邦”，“雍也可使南面”，此皆列德行之科。则孔门之所谓德行，修、齐、治、平，一以贯之，其极必至于能治国平天下。否则何以曰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”？岂孝、弟、忠、信，而谓可以藏之不用者乎？故知宋儒论孔学，不论程、朱、陆、王，于依仁、据德之教，阐发良多，而于志道之义，则追求未切。龙川、水心之揶揄朱子，亭林、习斋之纠弹阳明，皆非无见而然也。

东汉诸儒，风标纯美，此亦孔门约礼之一端也。清儒治经，考据明通，此亦孔门博文之一端也。然于儒风衰微之世，

转多通艺多才之士，或擅一技，精一能，或留意典章制度，能出而济世用，其著者如唐、如元，此亦儒之一格也。

孔子曰：“可与共学，未可与适道；可与适道，未可与立；可与立，未可与权。”又曰：“吾道一以贯之。”自宋明理学诸儒兴，然后非可与适道者，即不可与共学，而孔学之规模狭矣。自有清儒，谓惟训诂考据始可尽儒学之能事，是乃可与共学，而终不能相与以适道，斯孔学之境界浅矣。

近儒偏尊清人之考据训诂，而深斥经学与儒统，此又学术之一变也。其风忽焉，既不可久，亦有窥其弊而转治宋学者，乃以谈心说性拈为哲学思辨之题材，此又非孔门志道约礼之学之真相也。

故孔子博学而能一贯。其博学也，必“游于艺”，“依于仁”，“据于德”。游于艺，必尚实习，求实用。依于仁，必施之于人道。据于德，必归之于己之德性。学必博，乃思以求通。所通者即道也。有小道焉，有大道焉。博弈亦有道，苟不多窥古人成局，不多与名家对手，若不于多变之中运吾思以求其通，而曰“吾知弈道”，斯必为无知之归矣。故多学而一贯之者，乃道也。博学而能一贯之，斯其道大矣。道之大，可以通于天。然必据于德，非性所近，即不可据。又必依于仁，非人所近，即不可依。又必先游于艺，凡人世间一切艺，皆必依仁、据德而始成其为一艺者。故“游于艺”，乃为学之始事。“志于道”，乃为学之终极。贤者识其大，不贤者识其小。而夫子何所不学，又何常师之有。大哉孔子！斯

其所以博学而无所成名也。

孔门之学，有始卒焉，有本末焉。今日而言尊孔子，莫过于广共学之途。使人人游于艺，有时习之乐。进而博之，深之，教其依于仁，据于德，而志于道。实学光昌，大道宏通，则人得所安，性得所畅，而孔子之思想，亦即此而在，庶乎使学者亦可仰企于颜子之叹“欲从末由”之一境也。

(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为《中央日报》孔子诞辰纪念作，原题名《略论孔学与孔道》。)

朱子读书法

在中国学术史上，若论博大、精微兼而尽之的学者，孔子以下，只有朱子，可算得第二人。孔子是大圣人，不当仅以学者论。而且孔子距我们时代远了，他的成学经过，我们已无法详考。朱子离我们时代近，他的治学经过，还可详考而知。本文则只拈朱子的读书法一项，加以阐说。

朱子教人读书法，纪录留传极多，后人有汇集之成专书者，本文则只择其最精要语论列之。

一

或曰：“读书须是有精力。”至之曰：“亦须是聪明。”曰：“虽是聪明，亦须是静，方运得精神。盖静则心虚，道理方看得出。”

今按：读书须精力，又须聪明，此义尽人皆知。朱子特别提出一个读书的精神条件来，即是如何善为运用我之聪明与精力之条件。此一精神条件便是“静”，静则心虚，更吃紧的是在“心虚”上。

问：“《易》如何读？”曰：“只要虚心以求其义，不要执己见。读他书亦然。”

今按：心虚只是不执己见。若先执一个己见去读书，便是心不虚。所见的将依然是己见，不会看出书中道理。则于自己无长进。

看书不可将己见硬参入去。须是除了自己所见，看他册子上古人意思如何。

今按：此是读书第一最要法门。朱子所谓“虚心”，略如今人所谓“客观”。若读书时硬将己见参入，便是心不虚，便不能客观，而不能真有所得矣。

大抵义理须是且虚心，随他本文正意看。

今按：“且”字重要，“随”字重要，“本文正意”四字更重要。如此读书，看易实难。庄子云：“吾与之虚而委蛇。”心

既虚了，又要随他本书曲折，恁地去。

近日看得后生，只是教他依本子识得训诂文义分明为急，自此反复不厌，日久月深，自然心与理会，有得力处。

今按：依本子反复不厌，又要识得本书上训诂文义分明，此是读书至要惟一法门。若骤读一本书，便要求明得种种理，又要求于己有所得，此皆是心不静。从来读书，亦无此速化之法。

从头熟读，逐字训释，逐句消详，逐段反复，虚心量力，且要晓得句下文意，未可便肆己见，妄起浮论。

看前人文字，未得其意，便容易立说，殊害事。

今按：“且要晓得句下文意”，此语重要。看书了解得书中本意，即是学问有所得。如何了解得书中意，便须随其本文，反复不厌看。容易立说，只是己见。尽说了些己见，到底是于书无所得也。

凡读书，先须晓得他的言词了，然后看其说于理当否。今人多是心下先有一个意思了，却将他人说话来说自家底意思。其有不合者，则硬穿凿之使合。